

1949 50 山西文艺创作五十年精品选

短篇小说卷

〈下〉

李锐◆主编
北京文艺出版社



50

山西文艺创作五十年精品选

短篇小说卷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〈下〉

李锐 ◇ 主编
段崇轩 ◇ 副主编

北京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山西文艺创作五十年精品选. 短篇小说卷/李锐主编.
2版. —太原: 北岳文艺出版社, 2009. 1

ISBN 978-7-5378-3165-9

I. 山… II. 李… III. ①文学—作品集—山西省—
当代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18.25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211908号

短篇小说卷

(山西文艺创作五十年精品选)

李锐 主编

★

山西出版集团·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

www.bywy.com

太原市达益福利印刷厂印刷

★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36.75 字数: 826千字

2009年1月第2版 2009年1月太原第1次印刷

印数: 3001—5000册

★

ISBN 978-7-5378-3165-9

定价: 74.00元(全三册)

山西文艺创作五十年精品选

1949—1999

短篇小说卷（下）

春韵
死舞
到黑夜我想你没办法
莜麦谣
缘分
牛变
冥灯
郎爪子
画虎
山校
碑文
立秋
扶贫纪事
净土
孝子
童谣
白头吟（二题）
除夕
城南诗篇
山里娃
秋天的故事
狐精
乡魂（二题）
守望
立碑
扇坠儿

春 韵

◆ 郑惠泉

章中虎要出去了。他首先是看那挂薄呢大衣的衣架。赶年时，他想要做一件呢大衣，买好了料，到城里“华泰厚”里去做，谁想人家买卖多，一拖就拖得过了年。正月里没赶上穿；二月里只赶了末几天。三月里的天气，穿不穿又显得不那么重要。但今天，他就想穿上这呢大衣出去。他欲走不走，已经很犹豫了一阵了，时不时脸上绽出一丝无可奈何的苦笑。他终于把呢大衣摘下来，搭在手背上，走到院里仰起头望了眼天空，轻轻一抖大衣，顺着抡了圆圈，像披斗篷一样地披在身上。他走到门口，又站了站，这才迈开脚步走去。

现在，他真正是无可奈何了！急于盖房，计算一下偏偏短两千元。如果及早向人们开口求借，这为数不多的两千元是不该犯愁的。糟就糟在迟行了一步，迟说了一句话，有钱的主儿早把钱应承下捷足先登的人了……怎么办？这房是要盖的！钱不足，降低成本盖吧，可现如今人们盖房，全是看上城里头盖房的样式来，一砖到顶不说，预制楼板不说，水泥抹围子嫌土气，全要水刷石墙面，水磨石地面，窗阔几净。假如他自己盖成清水墙老样儿，人们能不笑话？唉唉

唉，他觉着眼下他这犹豫心情，也足使他自个儿脸红脖子粗了。

莫非就没有一点儿希望？

当然村里还有一家有钱的主儿，这就是郝钦老汉。他犹豫，就是犹豫向来没有向郝钦老汉开过口。这次人们盖房，东家西家，左邻右舍，凡是知道能借得出钱来的人家，人们都跑遍了。就是没有听谁说向郝钦老汉张过口。郝钦老汉是真有钱，为什么人们不去求他？老汉一辈子没落下小气的名声，竟然无人上门求借，这就有些古怪，让人捉摸不透。他和郝钦老汉交往不多，这次能不能求借出来，还是把握不准。他犹豫，犹豫得几次想罢了盖房的念头，假如求借不出，热脸碰了冷屁股……唉唉唉，挺上老脸去碰碰运气吧，谁让自己急于盖房呢，飞起来总得往下落啊……

今年村里人似乎发狂了，十家就有六七家都要盖新房。原先是有一二十家要盖。这一二十家确实是儿大女大了，旧有的房屋显得窄扁了，不盖新房就住不开。他们早在前二年就写了申请，村委会一直没批。等到去年冬天，村干部忽然逢人就说：要盖房的赶紧写申请，从明年起，农民盖房要实行收地基费，一平方少说也得好几块……

村干部这一扬言，人们一下都显得紧张了，不论是住房窄扁的，还是住房宽敞的，前前后后都写了申请。有哪一个愿意出地基费？

章中虎起先并没盖新房的意。他现在就有一座四合院。五间正房，全是一丈零五的间架；东房有三间，西房有两间，南边是三间敞棚。这些房屋无论是住人还是存放杂物，都宽敞得很。家里人口也不多，夫妻两口和一儿一女。女儿已经定了人家，说好明年正月里出嫁。这样女儿一走，留下

三口人住十间房一座院，别说做甚，一家人就是全打滚谁也不会妨碍谁的事。可他一听说要收地基费，就心动了，就写了申请。

他知道自己条件不够，可村干部为甚又发那些话？他明白。当他交给村主任申请时，见村主任皱了下眉头，也没说甚。他心里有主意。过了几天，正巧女婿送嫁妆钱来了，他趁机把村主任拉来请了一顿席，等年底村委会公布盖房人名单时，他就榜上有名了。

这也许是“智者千虑，必有一失”吧，他当时光顾了高兴，就疏忽了盖房的人家这么多，有几家能自给自足呢。借钱成了问题。事到临头，背水一战，他不得不向郝钦老汉开口了。

他脚步缓慢地向前移动，心里一直设计着如何向郝钦老汉开口，应该保持怎样得体的口气和面容。他这样想，脸上竟下意识地呈现出微微笑容，嘴里竟也说出了声，他都毫无知觉。猛地，心里一动，“怎么老汉今年不盖房呢？”他不由得停了脚步，枝枝节节想来，总也想不透这个底理……他忽地又升起一线希望：老汉不盖房，这借钱的事不是更有着落了吗？他精神了，款款地朝郝钦老汉家走去。

不巧，郝钦老汉去地里了。

农历三月的天气，暖气融融。一早一晚虽然略带凉意，但也不像严寒时节那么冰冷刺骨了。干枯了一冬的树木已恢复了湿润的表皮，枝条变得柔软多了。冻得石头般硬的田野也在发湿发软。那些不惹人注意的茵陈草悄悄地现出淡淡的绿，紧紧地抓着地埂地畔，长在显眼的向阳处。无数小草努出点点嫩色。天空显得格外明净。阳光使得潜伏在地底下的湿化作成了薄薄的雾气，很艰难地浮出地面，迟缓地弥漫在地

表上，凝固作布幛一般。

年年的春季似乎都一般无二，有节令管着咧，种庄稼谁也得恪守节气，迟不得，早不得，抓准节气适时下种，都会显得心情舒畅。至于以后的日子会不会出现干旱雨涝，暂时谁也不想。先耕后耙，等得下种，春季就是这么些营生。这该是“犁牛遍地走”的季节，因为人们操闹盖房，田野里耕地的人还寥寥无几。

章中虎来到地里时，见郝钦老汉的三儿子站在地头。郝钦老汉家的小四轮拖拉机正“突突”地耕地。他心里一凉，朝着三儿说：

“你爹呢？没来地里？”

三儿像似和谁刚赌了气，朝拖拉机努了下嘴，说：

“那不，正耕地呢！”

章中虎似信不信地望了一眼，惊怪地说：

“呵，耕地的是你爹？”

三儿没再说甚，哼哼地笑了。

章中虎木呆了。他真没想到郝钦老汉已经六十岁了，竟然学会了开拖拉机！村里像他这么一大把年纪的人，一般都已自动辞去了家长的责任，腿脚利索的，常好用自行车推着孙儿孙女绕村子转，以闲适来表示出一种幸福。可这老汉，竟然学会了开拖拉机耕地。他是不得不佩服老汉的精明了。

这时，郝钦老汉驾驶着拖拉机耕过来了。老汉耕地的动作很潇洒：一只手扶着方向盘，一只手搭在靠背上，脸斜侧着，又顾前，又顾后，从容不迫。老汉今天穿了件大儿子不穿了半旧工作服，腰里不伦不类地扎了一条旧皮带，头上戴着顶汗渍了的帽子，荡得一头土。

章中虎见老汉瞟了他一眼，他忙举了下手。见老汉一起

犁，一调头，好像没有看见他似的，一放犁，一踩油门，突突地又向前驶去了。他心里很不是滋味。三儿见爹不停车，忙紧撵几步，喊着“爹！爹！”老汉听见了没有？反正没有见他朝儿子看。三儿返回来说：

“中虎叔，我爹过来你搭句话嘛！你是有事嘛，对不。”

章中虎笑笑，眼光渐渐冷了下来。

郝钦老汉又过来了，三儿急忙喝醒爹，指指章中虎。老汉点点头，把拖拉机停住，慢慢地下来，站到地上时，他前后活动了下胳膊。三儿乘机跳上拖拉机，手急眼快地开上机子走了。他冲着儿子一笑，又冲着章中虎一笑。

“好狗的，这个权还是不容易夺咧！早就要替换我，跟在机子后边跑呵跑呵，又喊又叫，非得让我下来，不是你来了，今儿一前响他也别想上机子。”郝钦老汉说。

章中虎一听，情绪缓过来了。说：

“你也是，老了就算了吧，还要和年轻人凑红火——你甚时学会的开机子？”

郝钦老汉得意地笑了。他解下皮带抽打身上的浮土，说：

“去年买下机子没几天就学会了。比使牲口容易。一开始紧张些，熟了也就由人了。牲口那东西还有个调蛋了，毛性开了还够你一抓。这呢，两手一搬，说东就东，说西就西，退就退，走就走，啧，真利索！”

章中虎羡慕地说：

“种地种到你这分上，也该知足了。”

郝钦老汉放开嗓门大笑了，声音很高，像是出足了气力笑，脸都笑得红了。章中虎突然觉出这笑声是装出来的，叫人听了厌烦。他又不能当下表示出不敬，也故意陪着干笑

了两笑，静等着老汉提起盖房的事。

老汉扭头望着他家的拖拉机，还是甚也不说。章中虎故意咳嗽了一声，想引起老汉的注意。老汉侧转过脸，突然惊异地上下打量着他的衣着，问道：

“你这件大衣是甚时候做下的？怎么过年时没见你穿？这得多少钱？”

章中虎很不愿意说这些寡淡事，淡淡地说了说。老汉一脸惊奇：

“啊呀呀，这么贵啊……穿上这东西还能来地里干活？像个东家！”

章中虎笑了，摇摇头，说：

“这不稀罕了。现时农村里穿这穿那的海咧，就这也撵不上时兴咧。”

老汉说：

“这还不时兴呵？穿上甚就算时兴？”

章中虎见老汉老也不提盖房的事，便想主动开个口，先问问老汉为甚不今年盖房，也好带出自己的事。正这么想着，忽见老汉一纵身跳进犁墒沟里，朝着拖拉机过来的方向瞅瞭，心里便觉察出老汉是故意回避他，顿时心一下凉透了。他真有些后悔，后悔不该大远跑到地里来寻这个难堪。这时他想走开。听得老汉说了句甚，他抬眼望去，见老汉看他。他痴呆地看着老汉。

“……怎没见你动工？”

章中虎听清了。又听得老汉说：

“该是备料的时候了。盖房春季最好，干得快，当年就能搬进去住。”

章中虎笑笑，也走到犁墒沟里，用脚跟使劲踏了下，猛

地活跃起来，说：

“老哥，你这耕地的手艺还不算赖呵。”

“哈哈……凑乎吧……也就是个这。”老汉摸摸胡子，说，“你那房子……”

章中虎摆摆手，望着远处说：

“不盖了。”

“哪为甚？”

“钱不趁手呵。”

“短不了多少吧？”

“短多短少，借钱盖房……哈哈。”

老汉琢磨地看着他，脸上绽出一丝不显眼的笑纹，嘴里“呵呵”地发出声来。

……

章中虎离开郝钦老汉，一路上再没有回头看一眼。他进门后，重重地往炕头上一坐，胡乱从口袋里摸出支烟来，点燃后俯下头就不动了。

章中虎的女人是好女人。自打说要盖房起，她见他一天欢喜一天愁，也不怪他张慌。她这会儿见他懒洋洋的，也就明白了，不再刨根问底。一直等他吸完一支烟，看着他在炕沿下擦灭了烟头，才慢声细语地说：

“我看算了吧。要盖就简单一点。借钱也不容易，一家开口两家难。再说……”

章中虎手一砍，坚决地说：

“我就不信借不下钱！我破上脸找亲家去，总不至于跌倒地下吧！”

女人说：

“快不要胡乱想了。刚刚结亲，还没有过门，就跑去向

亲家开口，好意思吗？”

章中虎不吭气了。女人说：

“咱这是何苦呢？能住开为甚要犯这个难？人家郝钦哥没钱吗，人家的住房宽敞吗？连申请都不写。人家是操闹种地，又买拖拉机又买成套农机具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光去年一年，人家承包的五十亩地，收入了多少？光那十亩山药蛋就发痄了，谁能想得到山药蛋会卖到一毛五六一斤？咱不是也想学人家吗，可你一听日后盖房要收地基费，就甚也不想。说实话咧，真有了钱还怕出那几个地基费？”

章中虎心动了，可一想到手头的钱又作难了。说：

“可手头只能买一台小四轮和一副犁呵。”

女人说：

“慢慢置，有一件就不愁两件。机子买回来就把骡子卖了，这也能顶一呛。”

章中虎很感激地看着女人，他忽然觉得女人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，能成了他的老婆，这是他的福气。他真想抱住女人亲上几口，又怕儿女们突然进来碰上。忍不住伸过手去，握住女人的手，就觉得一股柔绵传到了心里。

章中虎盖房的事就这样了结了。这事不算什么新闻，村里没有引起什么震动，捱下忙甚的照样忙甚。这一天，人们吃过午饭后，前前后后来到街上准备忙自己的营生时，忽然见章中虎赶着骡子，用套合拉着辆小四轮拖拉机，他的儿子坐在机子上搬着方向盘，正缓慢地顺街走来。人们一下炸窝了，惊怪地高声笑骂：

“中虎，你这不是开国际玩笑吗？用大骡大马拉拖拉机，啊呀呀，羞煞人啦！”

章中虎面不改色，大咧咧地回敬说：

“你们没见过的事多咧！我是让你们见见世面，日后叨咕的时候总得有个话题呀！”

呆在家里的女人早想着男人该回来了。她听到街上一阵混乱时，跑到门口，见人们围着父子俩说长道短，一下脸就发烫了。她忙蹩回屋里，脸贴着玻璃窗，眼巴巴地望着，等着父子俩把拖拉机拉进院来。她猛地想起她返回来时，把大门扇闭住了，又扑出屋来，心跳着，蹑手蹑足地把门扇轻轻拉开……

这一夜，章中虎睡得很迟。他把拖拉机停放好，又找了块塑料布苫严实，随后搬了只小杌子坐在拖拉机一边，像在观赏一件称心的物件。天已经很黑了，空中出满了星星，夜的寒气很浓地落下来，女人把他的呢大衣送出来，他披上又站了阵。等他进了屋时，见女人还不睡，正盘着腿儿坐在炕上仰着脸出神。窗帘还大敞着，从玻璃窗上映出的灯光，正巧落在停放拖拉机的地方。他无不自乐地笑笑。女人也跟上笑了。

躺在被窝里时，章中虎又抽了一支烟。

“睡吧，不早了。”女人说。

“你还没睡着？”他问。

“嗯。”女人应了声，又说，“街上人们笑话你，你是怎样回答人们的？”

“哼哼，那有甚。”他吸了口烟，“这不丢人，我还很得意呢。”

“我在门口看见了，”女人说，“羞得不敢过去，就赶紧回来了。”

“回来干甚？你应该过去，这怕什么？”他“哧”地一笑

说。

“过去让人们一块儿耍笑？”女人说。

“你总是那么脸薄。”他说。

“……睡吧。”女人翻转身。

“嗯。”他擦灭了烟头，一探手把烟头丢进尿盆里，忽然说：“你闻这是什么味儿？”

女人抬起了头，好一阵嗅不出什么来。他说：“机子上的油味，腻腻的。”

“是手上沾上的吧，没洗干净。”

……

早上异乎寻常的凉，章中虎披着呢大衣站在南面的敞棚口，寻思着在这里腾出一间来存放拖拉机。敞棚里的杂物大都是些废弃的筐子和纸烟箱，也有长短不一的木板和不成材的短木椽，还有些砖头，还有弃之不用的旧农具，上面落了一层很厚的尘土。他不知道这些杂旧物是甚时候堆在这里的，竟积存下这么一堆。

“今儿前晌就先收拾这些吧。”他想。

这时候，他没有听见脚步声，恍忽间发觉身后有个人影，扭头一看，怔了下，见郝钦老汉还是那身打扮，脚底无声地走过来，他不由得问道：

“嘿，你真早呵。还没吃饭吧？”

郝钦老汉点了下头，两只眼一直看停放在阶下的拖拉机。章中虎耸了下肩，一只手把呢大衣的襟子一掬，脚步轻轻地走过去，把塑料布从拖拉机上拖下来，拍了拍手，闪在一旁，让郝钦老汉看。

郝钦老汉袖着手，绕拖拉机转了一圈，又转了一圈，无声地点头，又接二连三地点头。

章中虎想起那天的难堪，光想奚落老汉一顿，又觉着开不了口。他伸出脚去，用脚尖轻轻地踢踢轮胎，让它发出“空空”的响声，无声地笑笑。

郝钦老汉站在拖拉机前，突然开了口：

“机具甚时候拉回来？”

章中虎仰起头扫了下天空，装着没有听清似地反问道：

“你是说甚来？机具？呵，县农机公司答应一两天送来。咱可是碰上好心人了。一见咱用骡子往回拉拖拉机，就说要给咱个方便。”

郝钦老汉说：

“置全了吗？”

章中虎笑了，说：

“紧钱吃面吧！先置下旋耕机了。那些家具还得日后置，手头紧呵。”

郝钦老汉说：

“先问人们借点儿嘛。”

章中虎硬邦邦地说：

“借？今年借不出来了！盖房的这么多，借钱的人家无其数，虽然咱有这个心，可人家无有这个意啊。”他这样说，并不看郝钦老汉。他见拖拉机的油门上沾着一小团黄油，便用手指头轻轻地挑下，抹在轮轴相接的缝缝里。

郝钦老汉“咕咕咕”地笑了，说：

“这看你想不想一下把机具买回来。全套买回来顶多四五千块，这点钱，在如今也不算甚大数目。”

章中虎抬起脚在鞋底上擦了擦手指头，又找了个废烟盒撕开，抹抹指头尖。说：

“老哥，你这话可是说左了。四五千？你忘了，我前一

阵想盖房，就差两千，东家进西家出，连一角钱都没求借下。我这人在村里怎样？你知道吧，一没骗过人，二没坑过人，可咱热脸碰的都是冷屁股。老哥你想想，咱活了这么大年纪，什么时候低三下四过？从那一回开始，我的心就彻底凉了。有本事就自个儿扑腾，没本事哪怕沿街乞讨，也得离开这个村子。爹有娘有不如自有，自有还不如怀揣，一文钱逼倒英雄汉，这我算是领教了！”

郝钦老汉眯着眼笑，听他说一句，摇一下头，接上说道：

“不尽然吧。也许你惹得人家生了气？”

“惹人家生气？哎呀呀，好我的老哥咧，出门还三辈小哩，向人家求借咱还敢摆出架子来？连这也不晓得了？咱一脸笑有的人还不答这个碴儿哩。你不信？”章中虎盯着老汉说。

郝钦老汉还笑，说：

“这也得看你借钱干甚。做正经的还怕借不出钱来？啊……”

章中虎“苦”地一笑说：

“啊呀呀，这不成了向信用社贷款了！什么叫正经事，起房盖屋不是正经事？”

郝钦老汉说：

“那为甚信用社没人去贷款？”

“信用社贷款是底垫生产咧，盖房就是不贷。这叫甚章程，干什么不是出利息。”

“嗬嗬嗬嗬，自己打自己的嘴咧，你盖房吧，为甚又置下这拖拉机了？”

“唉，求人难咧，自己跌倒自己爬，咱有了，还用看人

家的脸色？”

“那你去信用社贷点儿款，把农机具买下不就行了。这回信用社还不贷给？”

“唉！一来是不想出利息、再说咱也不想寻那个麻烦，手续太多了。”

郝钦老汉“哈哈”地笑了一阵，看见章中虎的女人端锅端碗，说：

“嘿，又饭时了。”

章中虎见老汉要走，搭讪道：

“就在这儿吃吧。”

郝钦老汉边走边说：

“家里等着呢。”

章中虎送到门口，站了站，才返回来。女人盛好了饭，把咸菜碟碟放到他跟前，说：

“你今儿这话可说得不好。怎么能和人家那样说呢？借给是人情，不借是本分，谁的钱也不是给别人预备的。你肚里显得太窄了。”

章中虎说：

“肚里显得太窄了？你是不知道我当时的那个难堪。他明明知道我缺钱，连个意思都不显露。呵，我跑到地里干甚去了？专门看他耕地去了？看耕地我看他？”

女人说：

“老汉一辈子的为人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可人家今儿来我看就有意思。想借钱，你一开口不就成了。”

章中虎说：

“我知道。他一进门我就看出来了。哼，我就是赌这口气，他就是手把票票送上门来，咱还有个不借呢！”